繹志

繹志卷十八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廣徵篇第六十

記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誠也又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然則天下國家之事皆當實有其理於身身之所具必得事理之極致而後可措諸天下也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遲斤者設也龜策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故無其事不必求其類有其事而不識其類未有能致遠也天下一事一物皆有義理之極致非窅冥無可指視也求諸天命人心之本然盡其理而處以義得其至當而力行之至於純熟無間斯謂誠矣所謂極致者事理之中

爾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往附焉中無定用無適而可忽也道義有消長人事有得失氣運有盛衰前乎此者不能盡出一法或以人事勝天災或以兵力平世亂或以王法正人倫或以正道闢邪說或以古法治今事或以後車鑒前轍要使已壞之人心自我挽回若巨防障狂瀾將絕之義理自我宣明若白日照幽暗內不顧私己外不幸流俗而後能有益天下也夫斲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成法古之王天下者制器尙象自無之有觀遠察近盡爲成法以授後世釐然觀仰羣然取資無不愜於心無不給於用無不周於變要皆因天地百物之理與象而非聰明智巧所揣摩也君子修身成務之業亦當如是取古人良法備今時事用或因事爲師或推廣取義要

皆不違乎天地萬物之理猶夫制器尙象兩目相承而爲
網罟下動上悅而爲舟車之類也然而聖賢之學不止於
此葢內外交相養也動靜交相養也不一其內無以制其
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無以立本動而不察
無以致用不忘百姓之病是以不忘帝王之功不忘帝王
之功是以不懈夙夜之學夫豈補綴於此滲漉於彼小成
其道卑陋其業也哉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所徵者廣
可信不疑寧博聞之爲貴與人君卽位必紀元以首事所
以出政令別先後俾臣民有所奉史策有所據也易曰元
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卽位之初不以一紀而以元紀欲
其以仁宅心政令皆從此出也自古及今嗣君卽位必踰
年而後改元葢臣子之義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改父

於一歲中也楊駿輔政未逾年改元後知其不可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明年復改元其闇於古義固無足怪宋太宗賢君也一歲之中既稱開寶又稱興國變逾載極制急正始新令終始之義不明似乎攘其所有亟於自帝不宜在盛世與賢君也秦漢之君有後元之號議者譏其非重始之義漢武帝因事立號數年一更改元之法又爲之變有一君而十餘紀元者王通曰改元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胡氏曰歷世無窮美名有限不若編年之爲正也令立號既久古制亦不可用明代之君不再改元爲可法也齊桓公先子糾而入爲正晉文公後惠公而入爲正所以異者何也無知者先君之賊也承雍林討賊之後故可先入以居其功奚齊卓子先君所命里克起而殺之此時

先入是與聞乎弒也故以後入爲正也漢大臣迎代王齊
桓公之事也故宜速赴不宜猶豫楚觀從名子干晉里克
之事也故宜遲回不宜決起宋昌勸文帝舅犯止重耳非
能有先見也明其理而決斷焉爾漢文帝有所迎而入者
也元仁宗無所迎而入者也義之所在不約而同也若元
之文宗大臣爲之內主而嗣子失其權乃里克之事幸而
成者不可以常理論也隱桓之論二傳絕不相蒙先賢所
以博觀義理也公羊之說宮闈貴賤通論也穀梁之說長
幼先後定序也公羊所據者大國之女有手文之祥來歸
於我不可以卑位處之故以仲子夫人爲正夫人既正則
隱雖長而絀於貴而賢無論蓋世及之禮長與貴皆有定
次賢則無定名從有定者與之所以止亂也穀梁據諸侯

不再娶之義而以仲子夫人爲不正夫人既不正則隱桓貴賤不殊而隱爲兄爲長當立而不居是出於讓非出於義也讓者小善義者大綱以小善害大綱亦當從不正論故舉三端以正其失一曰以惠掩義一曰以邪防道一曰探尊者之誤而遂成之也二說皆有理顧後世所用之宜何如耳詳觀此案宮闈之內定不可逾越先王之禮而假借名器啓國之事因禮制既逾名號遂疑公子翬始有奪此與彼之心是以菟裘不遂鍾巫遂及端本正原惠公不再娶則仲子不得爲夫人所有公子皆隱弟也亂無由作矣惠公假借名號使有配嫡之嫌人情疑貳亂賊生心穀梁謂之邪志豈不然哉手文之祥適爲兆亂非有天命也若隱公者以國與弟而以庶子自處且明庶子無承先君

之道而有攝嗣君之道幼則攝之俟其長而歸政焉蓋攝有二義童昏不可主鬯則攝之恐強臣懷二心則攝之有長君者二禍免矣隱爲萬世立法非但率潔清以去國是以春秋中賢之也春秋書奚齊曰君之子變稱子常例而繫其君穀梁謂國人不以爲君其義可不君也胡氏曰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子之也非所子而子之者不能使人亦子之也合二義以觀愛之適以禍也尊之適以危也其不能得之人者雖強行一時仍失據身後可以破溺愛之私寵授之偏矣宋有公子馮之釁而華督動於惡晉有重耳夷吾之釁而里克動於惡宋有湘東三王之釁而壽寂之諸人動於惡亂臣賊子未有無郤而動者有國家者先事而圖不以郤示天下則亂心不生亂事不成所

謂先事而圖亦無他術明禮而已矣蓋爲治者以禮鞠養其人以禮扞衛其人制其等殺示以撙節使物不窮於欲欲不淫於物所以養也享獻以訓恭儉燕好以示慈惠玉帛周於境外等級肅於國中使兵革不見刑辟可省四民不遷其業上下之分無所倒置人倫親疏皆和順雍穆無慢棄之過所以衛也故禮者社稷之基治安之本晏子對景公是也中葉之君亡禮於微害成於著亡禮於身害結於後嗣至其一旦固不可救矣杜預以衛君拒父爲不義故衛輒得稱世子趙鞅爲義齊國夏在不義之列公羊穀梁以爲義雖石曼姑衛之臣子亦可帥師距亡人也此後鄭元江熙各持一說范甯注穀梁亦不取穀說而云傳義未喻夫此事既折衷孔門矣然猶傳此二義故知是非之

際審定爲難以今觀之公羊所重王父之命杜預所重父子之倫父命時宜也天倫定理也二者相校定理爲長夷齊之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適與二說相符觀二人皆不有其國所從者定理也故范甯違傳從杜胡氏亦從杜而引孔門言爲徵也孔穎達曰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據周禮適孫之文非有靈公之命也其拒父也緣可立之勢貪得位之樂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敎也穎達所疏杜預之義故淺駁王父命之一言以伸杜氏之說宋襄公納孝公亦然嬖臣爭權先君之殯失時鄰國聲其罪伐之是仗義也公羊所以義宋襄也然孝公者武孟之弟桓公以私愛屬諸宋非正也武孟旣立齊有君矣伐正而納不正故惡其助亂且伐喪也穀梁所以不義宋

襄也亂長幼之序為重爭權為輕當從其重者責之故胡氏亦從穀梁與衛事同古今之事參伍觀之乃見其極則上士所順者德也下士所順者意也衆人欲有益於其儔賢人欲有益於其世聖人欲有益於後世國夏曼姑之流所益者其儔也奉先君之命以伐亂所益者其世也不以一時之重易古今之重所益者後世也此論事之準也為其儔立說者衆人也為其世立說者賢人也為後世立說者聖人之徒也亦論人之準也齊文宣之狂暴一旦身死二弟不利孺子夫復何疑如人家祖父不尚禮義不幸子孫孱弱族之强者卽欲奪其所有不惟習俗使然亦好還之理所恃者宰輔忠誠臨大節不奪耳然為二叔者位尊地逼為宰輔者主幼時艱此時兩家之事必有一敗敗則

不在驍雄之王子而在迂緩之儒生也夫孝昭者旣已行之而效將死之際不思兒子誰殺而欲人之免其子乎蓋大權入手自以爲萬世之安寒暑未周身若朝露退思所爲悔之無及姑爲好言以慰後起冀以淚悲之旨幸免於萬一然而必不可免者其定勢然也亦足鑒矣夫事之成敗雖不可知就其發見之端而定勢已具其合於人心者卽合天心者也其不合人心者卽不合天心者也成不成未可知而天人所助必可知也所謂天人之心者高卑上下各稱其職智愚好醜各用其誠知代匱之理則微賤不可棄謹倚伏之幾則備豫不可弛不期效於前不責報於後庶乎有逸豫無險難矣後之君子居心不淨常爲情所亂情旣亂則知必紛日以其知假借義理日以其力役使

羣動怵之以威誘之以利然而大業不可詎立微物不可術欺事將成而物敗之者有矣事將成而已敗之者亦有矣夫合耦仇匹天之道也無天下皆愚我獨任智之理無天下皆弱我獨怙强之理君子處此必也小其心而大其識是以能合天道集義者所以大也依仁者所以大也大則所如皆順否則所如皆逆惟君子而後能處順也晉惠公在秦秦伯許釋之晉侯之意但欲鶻突一歸呂甥爲謀先立君於內而後迎君於外以示人心和睦國勢强盛備豫修舉鄰好敦固安詳寬綽無周章失措苟且乞憐之態見於國人所以軍敗君獲尙能立國也蓋抱空質猶是下策而舉措不亂足以服人雖其對秦伯之語一恭一倨總曰不憚征繕此特舌戰爾所以立國不在此也呂甥可謂

知士矣謀立新君以免舊君救君於危策莫善此宋襄公用之厥後廉頗請之王旦請之明景泰行之皆呂甥之智也然亦有不同者晉惠在秦宋襄在楚皆君有別立之意臣奉行之非出臣下意也故君還而不怒其臣如鄭公孫申明景泰帝君無是命居國者以意爲之所以舊君懷憤叢凶肆戮此亦不可不辨也春秋之義高子臧之節許季札之仁子西子郢皆稱美簡冊而責子干效死不立蓋爾時因亂得國鮮能善終或見弒強臣或見誅舊君其復國而安之者未有非其舊主也惟負芻展輿遂取而自有之若明之景帝既不能爲子臧季札守節不移又不能爲宋目夷讓而不有甘以其身爲曹負芻莒展輿勢必出於南城之錮以釀奪門之禍矣然尚有可救者甯武子宛濮盟

書闕發內外同心之理傳行者居者偶俱無猜蓋欲衛侯詳味書中之意上下相安豈知其君含怒不解掩國內無備而渝盟去其弟是武子之盟欺國人而瀆明神於國事無毫末之益也景泰之末於忠肅身在事中不便以宛濮盟書主張朝端其他預密謀者皆小人誰能引古義斷事者是以豪帥漏誅於獄犬忠樞踵禍於元咺也通鑑載韓琦請太后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嘗疑舉事太遽當日未必若是後世亦不可復行本傳則不然琦先白請內批某日更不御殿然後令捲簾撤坐英宗猶曰莫未否琦曰已得手詔矣如此君臣母子之間各循禮義未失歡心始為事之可行書之可信者通鑑所書何鹵莽也故曰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宋有兩

大案不善用之皆足誤人濮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齟齬於當年亦未必取法於後世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以此爲稱父母之據不思二禮所云爲其父母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者也中書據之乃曲說也持此以亂正義宜當時諸公之不服矣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中書獨未之思耶惜乎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定案也愚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

故其說反多穿鑿附會而不可爲典要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所以愛君也胡不俟太后賓天之後議之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已之情則於禮無憾也蓋曲說不敵正禮眞情猶可敵之若夫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乎紹興一案金繒幣藏輸於怨家加以名號不正此忠臣義士所痛心疾首也然欲壯國威卽當修備修備之道先明大義以一人心至於施爲之際亦當權其先後辨其名實先者內治也後者邊功也恢疆復仇者名也秣馬養兵愛民足國者實也先後名實秩然不紊卓然有效而國勢立非獨任盛氣直詞遂可威服境外也有宋不然人君晏安之好牢不可破國家財賦

所出益以日削民間供億之苦漸不能勝李綱疏陳買馬險以內批立限破之所云大軍月樁錢東南已不堪而怨謗作矣況他徵發乎夫無馬與餉何以用兵無兵何以恢疆復仇此此勢之必不成者所以奸臣敢行其意而誑之誘之迫之怵之翻有似乎從衆心之所同是以能與天下正議論爭是非也如木腐蟲生病不在蟲而在木也然當時慷慨激烈之論亦未嘗託諸空言盡講明義理使萬世下知和戎不可恃國恥不可安苟延一綫不可立業大勢一傾百難並作雖有智者莫能措手人君常念及此制治保邦於平日寢苫枕干於臨事勉圖中興之功不遵還車之轍則當時諸公抗顏力爭之益大矣宋襄公母既出矣而爲太子如故也其自請桓公欲以國讓目夷郎漢東海王

之意且爽不受桓公亦不許足以徵光武之失矣三代以上易樹子者內有大臣不服外有彊鄰致討是以母雖出子猶不廢漢唐以來母廢而子亦不安其位夫婦之道既苦父子之恩復絕胡不以宋桓公之事正之太子別居廢嫡之兆也申生曲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也桓叔曲沃棄疾陳蔡不羹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不易之理也太子不可將兵正於里克之諫四皓之謀矣溫嶠執鞚而止明帝不畱中言之更有可慮者魏太子擊齊而左右啜汁者皆勸之戰乃知不戚不孝之謫既屈於理而勸戰啜羹之望又迫以勢合二事以觀太子決不可將君亦決不可使太子將也宋孝宗時陳亮建議用肅宗命廣平王故事以東宮為撫

軍大將軍整旅建康北向以圖中原亮徒知唐史有廣平之命而不察爾時東宮非廣平比也肅宗與廣平俱在軍中雖有撫軍之命猶之乎偏將耳進退誅賞仍取上旨孝宗淡居九重太子將兵於外可引廣平爲故事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間之差當不啻千里也觀光宗他日兩宮之禮尚爲讒邪所間子道不終若使專命於外羣小從而導之禍機所伏當有更甚者晉陽之甲可見諸父子間乎始事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元舅就國皆天子爲之經理王命申伯其禮可謂備矣然備禮遣之不使與聞政事於朝所以無西京王氏東京梁竇之禍又以見先王慮事之周也蓋人之生也非以力代食則以事稱饑雖里巷之恩一飯不可幸致也勢之最捷者無如外戚故幸之最微

者亦無如外戚據已重之勢取必新君屈人主之尊致禮權貴以一家之寵窒後進之途以衆情之憾求一姓之疵苟一人有敗則舉族全隕此最危之地也故外戚榮不再世替輒沉族豈非道家所忌盈而必覆者乎第五倫請封侯以富之勿以職事任之洵越人箴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賜魯重祭禘於周公之廟以祀文王而周公配之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周公得配享文王以是爲尊周公云爾又云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諸侯不得用天子禮而魯與周同祀同配亦以是尊周公也此見朱子詩注可信不疑者然非謂世世可通行也明堂位之文魯君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每歲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大路龍旂一如天子之儀其說原不可信安知非

王莽時羣臣妄撰以實居攝之事乎王安石說此義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微窺其意竊爲此說幾幸他日寵錫殊禮於其身乎甚矣此公之妄也程子謂成王賜之魯公受之皆曰非禮所以折安石之妄也公羊論魯郊非禮胡氏從之朱子亦從之蓋春秋注云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爲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則知其僭不自魯公也又考閟宮之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及郊祀豈有世舉其事而奚斯略之者詩中所云龍旂騂犧固已屬諸莊公之子矣益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春秋之時以魯爲有道之國諸夏資禮樂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之一語必不爲魯公言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未嘗指摘魯公而目言之魯之

子孫必待卜吉後郊不吉則不郊也先儒謂禮不當祀故待卜也若是祀之命受於成王則禮所當爲何待卜哉又以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所以朱子之書不言成王無是賜第云後世之失禮譬如梁孝王得用天子車旗終其身而止子孫安得承用之故曰魯郊非禮也然則程子之說非乎曰程子之論蓋準諸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雖周公尊親猶曰非禮況不若周公者乎蓋不爲安石起義論理亦當如是若夫鄭氏之說魯所郊者蒼帝靈威仰非昊天上帝范甯注穀梁亦從之其說出緯書非經義也萬物各有愛惡生殺之情放而縱之莫可極也在上者爲法以齊之非直禁切其縱所以默全其生也耿純欲避朱英之恨光武爲徙封袁宏論其非畫一之法然處

事之宜又當以光武爲中若持高論以齊末俗恐一旦不能止其妄發然後用國法治之其株累多矣可徙則徙兩家皆受其福朝廷之法猶屹然在也此亦禁於未然之指也御車者待其已奔則無救於僨操舟者待其已沈則無救於溺先事而弭以光武爲得其中矣夫又用三德書之指也時乘六龍易之指也威福予奪抑揚進退各有深意總以納天下於中和治法出於中和則無偏黨矣託孤寄命盡國家不常之事春秋書季子以賢之書來歸以喜之宗臣之義如是焉已矣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之說無乃太甚奸人援此以陷趙汝愚則其流弊也伊尹未嘗有放太甲之事也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不居宮禁而居山陵以動其孝思發其天

性好事之徒以爲放焉成王初朝羣臣於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言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先王之思不待密邇山陵得之此周公所遇賢於伊尹也霍光受命與伊尹同而徵有異者昌邑非昭帝命嗣也賢則當立不賢則不當立其立之非有所私以親與也廢之非有所忌以不賢奪也尹復辟而光易位其心則一也無伊尹之志而篡者桓溫是也海西之命有所受之不惟臣下不敢議即太后亦不得輕議也況誣以宮闈之事慁天下哉故桓溫者古今漏網之人罪在不赦者也桓溫之罪與徐羨之三人同三人討而溫免簡文之政不如元嘉也後代有伊尹之志者其惟韓琦乎韓琦處兩宮間復有任守忠媒孽其旁而調護誘掖無不盡其苦心至於事出復沒

言者多以爲憂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此無他
英宗之命受於先帝非太后所可廢置見之眞而守之固
他何知焉琦之處此更無他術必誠必恭而已不恭則有
居功之意兩宮皆不悅不誠則同列不相信小人得而間
之若韓琦者乃可臨大節而不奪也仗節死義之臣因國
家多難而後有不可嘗試也平居無事有能輕爵祿者必
不避艱險有能抗權勢者必不畏死生臨難仗節死義即
其人也宣帝以蘇武堅貞老臣令朝宿望號稱祭酒及其
卒也圖於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其尊之也至矣憲宗知白
居易家貧用姜公輔故事以學士兼參軍便養其體之也
周矣此皆位不甚尊優禮獨隆所以養人之氣節也氣節
之臣用於朝必能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天下晏然無主憂

臣辱之事其人亦以功名終亡何在事前者無所見而不能知在事中者有所蔽而不能察在事後者禍已成而不及悔不可不於無事之時任用其人以消弭天下大難也天下禍亂之幾苟露其端未有不至極盛而後已者迨其已盛未有不消滅也呂后之虐高祖末年有其端矣陳平善計知勢不可遏故封呂之事順而從之至於假于正位宗黨橫恣則其氣發洩無餘從而決去不難矣故用陸賈之謀決之而已當方張而抗遮必有不測之禍爲社稷憂白馬令是也幾至不能決斷必有小人起而承之以亂易亂而禍亦及社稷齊王冏是也籌度精妙百不失一大業絕而復續天位曠而默延古今二人陳平狄仁傑也儒者論世或舉仁傑以責平勃亦未盡然仁傑天后所自相也

平勃高祖舊相也其情已不同矣仁傑斡旋在天后既倦之後平勃順從在呂后方張之始其時又不同也仁傑不生郝處俊之時所以復唐平勃不蹈褚遂良之節所以安漢事之成功能扶大義而不悖於義者寬爲之途以養狥公之氣君子之心也苛論刻責奚爲哉王者用賢當養其聞望歷官既久而任始大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不可開驟進之門長奔競之風也宣帝用蕭望之先試守郡又自九卿左遷馮翊使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張嘉貞對元宗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能盡其才者由及時也周年五十而没向使用之稍晚則無及矣陛下必用臣者宜及其時百年上壽孰爲至者若血氣既衰無能爲已用宣帝之法則

恐歲月易邁有大才而不克成功如嘉貞之言恐躁進者僨轅破車亦未必能盡其才也必也人主待士常恐不及其時十旬九遷不爲速士之自處常懷不敢僥幸白首郎署不爲晚則兩得其道矣漢之徵賢也詔下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故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哀帝曰大夫乘私車來耶有詔爲駕是賢者就徵皆得乘傳也桓帝以安車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不知其徵君也欲修道橋而奪之牛使者知而欲奏康爲請乃免是漢之徵賢不獨爲駕且遣使也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

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史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祠以中牢是漢之賢者雖不受祿得存問賜予縣官終其身也賀知章辭官歸吳君臣爲詩以寵其行元宗詩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是古賢去國其君欲留之不能既去而深惜其去也後世不重廉退之節亦無優給之賜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徵逐營求得之以詭隨繾綣守之雖有挂冠神武抗志箕山過六百石輒自免者人主無由知公卿不同好此人褰裳疾足惟恐見羈縶復經營管寧之消息圖畫宗測之形像益增其愁懷若爰居之鐘鼓也此今昔之不同也漢元帝不用馮野王此中主之私非大公之道王道正直而已不可以賢賢之故爲加曲私況以曲私之故捨賢避之乎以親

故避嫌是未嘗眞知其賢也如不眞知其賢則用與不用不甚相遠古之用人也取以天下公論試以當官職事有黜陟以勸戒其人有賞罰以稽覈舉主何憂薦引不公官常不勵乎稠人廣衆之中一言知其善則摻袪而亟取之兄弟之國十同姓之國五十而天下不以爲私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而天下義之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而舉朝歸美焉若之何避親而棄賢也至寶在天地誰不知之所以不甚愛惜者妬其非己有也美物在天下誰能私之所以必欲强致者懼其爲人有也庭有嘉樹樂封殖之嘉樹生於道周莫爲封殖謂無益於己也登千仞之峰不自知其高俯而下視衆山如培塿人物如蠢動而後逌然自喜者樂其相下也若不以公理爲心則

用之與舍其失同爾崔祐甫曰非親與故孰能知其賢鄒
浩曰用人之法恤公議於獨斷未行之前謹獨斷於公議
已聞之後持此道以用賢則公私之見皆屏除矣望之恭
顯之事乃書傳中君子小人相傾之始從來外戚中官如
輔車相依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宦官邀寵必因緣動
戚動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於宦豎正則相助爲理邪
則相依爲命所從來遠矣惟朝士中變態最多比周讒譖
與時遷移逝梁入幕曾無定迹人主墮其術中端士困於
言下非一狀也蕭周許史之案兩家相對未嘗有勝負也
其中轉轂在乎楊與數言王安石所云邪正方爭加銖兩
之力而千鈞頓爲低昂正此類也人主慎重不決旁引一
人爲助傾危之士因上下其間爲之妄說以煽亂之李德

裕所云鼓天下之動以養交遊者也元帝於此取則兩家俱取用則兩家皆用郭父老害伯之言若適爲元帝發也行潦之詩言烹饎者一言濯垢者再則知去惡之難倍於致養爲人上者不可不加之意若之何混而無別也唐以諸州之賦析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卽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類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塞貪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

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究於上不復分別傭力之錢義當予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於官大而飛芻驛篚囊金櫝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資政之不善孰過於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而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逾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於檢

察抑配見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何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賫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於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然天下之弊日滋月腐不可勝救者其原皆私之一言人臣私其身不得不私其儔大臣私其儔不得不私其屬展轉紛糾以及遠方小吏皆在所私之中行之既久避私者寧捨直道遂私者卽遁迹公途人人各行其私而爲之以公焉李泌諸人之罪可勝言哉宋初役法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等督課賦稅壯丁逐捕盜賊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所謂衙前者倉庫綱運是也倉庫則失陷責之綱運則車船補敗責之農民不堪往往破

家故爲最難其餘諸役皆不得募人取代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是以苦之此差役最初之害也熙寧變法賣坊塲雇衙前民間不復知衙前之苦而中等之戶出錢不多最爲甚便此雇役之利也若上戶舊雖有役而得番休今輸錢既多於往時又無更休之歲下戶舊無役者今亦不免輸錢舊所役者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易錢納官而提舉司亦多斂寬剩爲功此雇役之五害也元祐懲此五害更復差役官收坊塲之錢民返衙前之苦所以羣議沸騰又上下二等頗欣躍中等則反爲害度差役五年之費倍雇役十年此復行差役之害也總之新舊二役皆有利害秦晉之人差爲便吳蜀之人雇爲

便安石光皆蚤貴不能周知折衷論之民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苟以爲前爲難者司馬光亦請如舊制於官丁寺觀單丁女戶之類有莊產田屋者隨貧富出錢佐之其農民不願供役者光亦許擇人自代如是則差役固無害也民出錢雇役遂得閉門安坐爲養生之計惟寬剩錢太多是以復困苟嚴禁寬剩勿使歲有增益則雇役亦無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也此二役沿革之辨也以今觀之大率雇優於差蓋有司取錢過多乃貪吏所爲苟得良吏此患除矣村戶之民執役於官百費繁興不可勝較故喪家破產者所在而闢雖在良吏字下亦未嘗安其生也竊意雇役雖弊尚未必至此夫公家之務有利亦有害者非天下大惡政也惟民間皆被其害官吏獨見其利

者天下大惡政也吏善則百法皆善利惡則百法皆惡治天下者擇吏而已矣　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云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廷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爲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烱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爲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嬖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

戒則爲日太遲徵應則爲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豈似優於永欽要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漢武帝篤好鬼神末年巫蠱事起京師流血事之相因者也蓋謂鬼神能降福則亦可致禍福可禱祠求禍亦可詛祝致矣巫蠱之言所以易入也光武信圖讖末年亦有妖妄之獄乃知鬼神之說臣下惑之其禍猶小人主惑之其禍必大善乎子產之對晉侯也人主有疾歸諸出入飲食哀樂之失節可以儆晏安而不惑於神怪然後爲賢者之言爾高帝用兵可謂善矣旣分張耳韓信定河北又遣劉賈一軍擾河南非謂此一軍足以搗項不欲

全盛之力用諸一隅闘地廣境而戰項之軍若無聞焉所以終擒項也光武遣耿弇別將取齊鄧禹馮異別將取關中高帝之法再用之而效矣蓋重兵聚於一方膠固牢結而不可離者拙於用長者也故遣別將行間道非善用兵不及此若項羽者每戰必自決勝不肯假人以兵牽制於河南而坐失河北此失策之尤者焉能與高祖爲敵耶光武遣師入蜀戒吳漢堅據廣都以待蜀人之攻若其不來轉營迫之須其力疲然後可擊夫懸軍他郡旣已近其國都而堅據一城曠日持久豈客兵之利乎蓋用兵宜觀大勢故閻寶謂莊宗曰情勢旣得斷在不疑當建武十二年天下大勢已定蜀人之心不固久矣一旦大師壓境人人知其必亾英雄豪傑之士必不爲之盡力其餘庸人緩於

徵死需以時月終必取之不必爭一戰之利也昔高宗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孟獻子城虎牢以偪鄭堅據廣都郎古聖賢故智也李靖破江陵虛者在內實者在外則宜急掩其虛吳漢入蜀屬城外叛國都內孤則宜坐待其斃司馬昭破淮南亦得此法但以逆害順不可爲訓故不足舉似爾每見入蜀之師惟苦關隘難踰既破關隘未有須再駕者蓋兵已踰險歸路阻絕人自爲戰不全勝不已而蜀人亦怯懦不可與秦晉荆楚爲敵故桓宣武朱齡石皆以此得志也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揚仍宜從陽欲以滁陽懼壽春使速下爾乃劉仁贍之守卒不可奪故滁揚終不能有班師之日舉而棄之蓋客兵道險深入主人不懼而退則客無所依雖得城邑不能守也唐太宗征高麗欲舍安市

城而攻建安李勣不可太宗雖强從之意不以爲然也卒攻安市不下斂兵而退以世宗之事觀之舍安市取建安猶舍壽春取滁楊也壽春不下滁陽不可守則知安市不下建安亦不可守勣之畧攻安市者是也善取國者攻其國都不攻支郡彼建安滁楊皆支郡也必也破其國都則堅城亦下故宋武直趨關中周武直趨鄴下得用兵法矣兵法曰禽之制在氣氣之在人有因休息始復者有因休息益耗者有鼓而用之而後銳者有縱之使銳而遽衰者蓋志聚則氣集志怠則氣散也曹璋𨦟戎之戰誘敵人百里趨利迨其既及俟小憩而後戰蓋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其氣亦闌此因息而耗者也王武俊貝州之戰謀回紇衝陣而過使人馬盛氣皆用於空虛之地然後陣合而擊

之此縱之使銳而遂衰者也此二戰者皆以奪敵之氣其氣一奪在乎俄頃之間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西南夷之兵甚弱未敢抗衡上國所以妄有期請者譯人導之非其本心也故魏武曰羌胡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教羌胡妄請因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之心從之則無益於事此從來譯人通弊當事應之失策邊徼不靖者多矣然其爲亂也如鼠之詎穴不能遠有侵軼但欲底定甚艱蓋以地勢險阻窟穴甚多彼所習熟外人所不悉大師入境逃入窟穴搜捕無術反爲所覆若以重兵困之運道甚艱瘴癘難禦不久即當旋師師甫旋而蟠聚如故矣韓雍征大藤峽議者欲以偏師逐賊以大軍困賊曰逐曰困皆無志於戰也雍斥之曰舍賊巢不圖而趨

其末未見其可當全師至彼南北應援并力撲討何煩於逐蠻夷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服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於困破此二議不旋踵奏績矣從來馭南夷者兵威旣振必以赦罪納降爲善後之策葢南蠻之兵剽悍而無紀律攻之易破也以戰取勝非多所殺傷不能定亂卽舉疆土有之又當設官作鎭留兵遠戍皆非盛德之事且非息兵之法不如讋服其心勿侵擾吾民足矣禹之征苗侯其來格諸葛武侯亦用此法於南中范史亦曰蠻夷雖附阻山谷而類有土居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浃也夫苟吳滅陸渾之戎春秋無貶詞以其密邇王室不可縱之雜處故以滅之爲義然僅得無貶非褒之也後之禦南夷者不惟屬乎象胥且欲隸諸職方章惇因是捷

取遷陟其不爲悖者宿兵荒外奏功不時敝所恃以事無用故賈捐之之對論事者溪有取焉越得歲而吳伐之越雖敗而吳卒亾禍德在燕而秦滅之秦雖勝而燕卒復論者美燕越之終事而不咎其始之覆敗則非通論也始之覆敗刑政失也終之紹復天心未絶也後此之天心不能救當時之政刑故其復也若可幸而其亾也亦可鑒君子當先謹人事後順天命也天下之埶如六王三國分而未一有大志者先務富强厚其基本然後舉兵四出以强大服弱小而無憂不勝司馬錯所以先取蜀諸葛武侯所以先定南中也天下之埶如秦隋民不堪命欲救者世先張形埶聳動天下然後富民禮賢安定人心培養國脈高帝所以間道川武關唐高祖越河東取關中是也務富强者不擇

時皆可爲之張形勢者乘我方銳擊彼方駭計不返顧機不旋踵冒險阻而進猶可操全勝稍遲緩焉則身名俱喪無自全之地矣苻堅之勢與六國同舍根本事遠略是以失之桓温入關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北伐之師已應元子入河之兆留滯枋頭而不克進是以亦失之也陳勝以二世元年七月起陳八月即遣武臣徇趙鄧宗徇九江葛嬰徇蘄以東一月之中其衆四出寧不畏孤立乎蓋秦以全盛之天下勝廣欲起而亡之非裂之使碎則不可得志多爲之敵者所以裂之使碎也因武臣而燕齊起因鄧宗葛嬰而項梁沛公起其餘楚兵數千爲聚者不可勝數要之皆秦敵也其敵既多則不可撲滅戕於此而發於彼周文之師雖敗勝廣之首雖授項梁魏咎不反兵而破秦終

不可振迄於洹水之盟軹道之組者陳勝分兵之計爲之也天下之心雖欲亾秦不敢輒動者勢也一夫倡亂天下之心皆動稍需緩焉而動者疑積疑而沮積沮而嚮應無其人是以特起之一軍獨支全盛之勢長木之斃無不摽也瘠牛之僨無不踣也師老氣怠一不勝而千里瓦解楊元感是也勝以一月之內散遣其衆幾徧天下其計爲尤酷也厥後吳元濟之亂董重質爲彼畫策不堅守一方但期號召天下然後徐起而圖之即陳涉之謀也元濟不能用而廣明之賊卒用此策唐以亂亾蓋秦之天下不裂則咸陽之勢不至大危漢之天下不裂則曹氏之勢不至極重隋之天下不裂則江都之亂未必遂亾國也亂而不裂者下民之孽也裂而不能遽合者天心之爰究爰度也亂

之始必起於盜盜可弭也卽弗克弭尤當杜絕四出之路
勿使散逸而爲武臣葛嬰之事則猶可盪平也崔浩策劉
裕必取關中又知裕必不能守何以不乘裕之東先勃勃
而取姚氏之墟乎蓋知勃勃之銳必不以鄰境拱手授人
兩家相爭必有損傷又平城懸遠不若統萬逼處雖有鞭
長不及馬腹且勃勃盜據一方結怨四隣必不保其所有
不於其身必於其嗣緩之須臾以俟後圖不摧勃勃之强
而掎延昌之弱此浩之知時也嘉定寶歷之間西北粗安
而李全之患隱若一敵國拒而不受則助敵爲患其禍立
至受之則借我卵翼養彼羽翮羽翮旣成還爲我害而已
矣蓋此屬喜放縱而惡檢押樂禍亂而惡底定何意氣而
無禮義有威令而不知紀綱招攜不以禮而處之失宜鮮

不終爲背叛也拒之於初彼必往投敵國願爲前鋒我雖有禦寇之費無養寇之費所省已大半矣雖有一時增戍之費無歲歲羈縻之費所省又不知幾何需以歲月狼子野心又思逞於所託敵亦惡而遠之則又我之利也然當其拒之而致寇中朝之士邊境之將必歸咎主議之一人謂其舍安全而就危殆開兵端而失扞城拒遠人而阻向化喪國師而驚宮闕其他罪狀無不可名若邊閫不貪招徠之名中樞不慕苟安之功言官不攙局外之議平心論理長慮審勢未有不以卻之爲萬全者一有異同之論孰必出於納受而後此之害相因而至不可勝禦矣所以侯景之後又有李全也邊民陳攻取之策最不可信大抵僥幸求售以爲進身之資其功罪總不必論但靜以待之勿

爲彼說所動則勝算也故劉祁曰僞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國皆勸討伐後來信納皆貽後悔又境上之人惟覘强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皆最中情弊韓侂胄當國之時南使至北有夜半賂驛使求見者言彼中方困可用王師侂胄由此北伐迨其兵敗或有咎此人誕妄者後觀金人南遷錄始知其不誣也大抵兩國相持不乏此輩輸情於敵以求奇功其賢否誠僞皆未可知所可知者吾自治何如爾前之泰始後之嘉泰皆非大有爲之時不問何功皆不可成彼言者何與哉善哉光武曰邊境之事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傳聞之事恆多失實此安邊萬全策也嘗疑宋處江左與晉略同而晉之賢者皆欲自守宋之賢者輒欲聲罪於敵長江以外覊

廢而已宋人所云下策而右軍以爲勝算何以二代事勢不同若此諸賢論議亦與爲不同若此耶當與盧公諸練者詳論晉之所以當守而北伐者爲妄作詳論宋之所以當戰而自守者爲怠親實實落落畫以定見使萬世可通行不可但襲前人餘論汎汎不切而誤後之君子也兩雄相峙又値事勢所迫起而相圖必有一斃者但爭先後著爾然事先何以察之觀其言詞卑巽粥粥若無能即具毒心與辣手者也不然彼此力均何以肯相下乎得其諂詞而防之猶可相當若信彼甘言即欲施其控御則墮術中矣石勒將圖王彌張賓謀曰王彌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懐猶盛可以誘而滅之此一語者王彌之首已致麾下矣再以此法取王浚如探囊而得浚與彌雖死猶不悟也孫

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視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如此譎謀惟操能照之蓋操之爲譎足以相當亦由操雖據天下之埶未忘恐懼之心不受人推戴故亦不受其籠絡也盜亦有道夫豈不然唐高祖欲定關中意使李密禦東師故爲書以驕其志密遂大喜謂其下曰唐公見推天下無復慮矣淺躁若此所以終爲唐擒合數事觀之成敗亦瞭然矣養兵之費國之大害也惟屯田最善曹操屯田之法所在之穀即儲於所在故兵之所向莫不有穀是以其兵最强袁紹仰食桑椹袁術取給蒲蠃竟無一人謀及屯田者可見當時羣雄苟且鴟張殊無深思也若夫邊境之屯大國所以待小國敵國未必可行也近塞所以馭屬夷遠塞未必可行也東師之田漢卒不得

志焉塞遠而敵强也學者勿讀趙充國傳遂謂屯田爲邊郡百勝之策好事者因而越境邀利也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蕭望之黜其封郝靈佺斬默啜宋璟抑其賞皆恐干賞蹈利乘危徼幸生事境外其言即匡衡所以抑陳湯也論者未嘗昔望之宋璟獨不直衡何也人臣不由上命而有度外之功武臣則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文吏則曰懲而毖後患莫予拚蜂自求辛螫兩不相謀各有其理抑揚予奪斷自主心不牽旁側則人心帖服可以埀法後世宣帝斷自主心元帝牽於旁側宜後世之論不邑邑於奉世靈佺獨鬱鬱於湯也以春秋之法論之季孫宿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君子惡之則蕭望之宗璟慮長矣劉向之疏稱引方叔召虎不過誦說舊文不足

敵拚蜂之失向意蓋云舍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預爲督責恐解怠邊將之心掣縛任事之肘懲結舉世之氣雖不生事於邊而國家之事從此益多也元帝於此當重賞已成之功嚴禁後來之將庶兩得之乃草草論功終爲刀筆所陷是以人心邑邑耳魏人焚領軍宅而殺其帥爾時爲亂者千人不可勝誅誅八人而赦其餘用法未嘗不當乃奸雄已生心矣奸雄之心起於時政陵替不僅在此一事也孽后專政朝章黷紊亂已成矣即無此事亦必有乘間而起者禮曰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重而事輕教之所係一世之治亂事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也爾時之魏失在厥教不啻厥事即舉爲亂千人誅夷略盡猶不免高

歡之生心爾兩軍相當戰克爲難既克之後散遣降卒亦不易也古今得法者惟耿弇爾朱榮最善弇破張步樹十二郡旗鼓令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榮破葛榮令親屬相從任其所欲即往居之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二事皆可法也唐季徐州之亂全由朝廷措置之失戍卒擅歸一死也殺其都將二死也沿途製兵械招亡叛三死也負此三死胡不令所過之地相機討除而赦於初起之時又下救徐州以待其歸使數千里外人返就父兄子弟以助其氣埶堦其党與誰爲此計者唐之事去矣已據徐州殺官兵囚節將尚遣赦使撫慰此何爲者也唐之事再去矣康承訓既破

賊旋復得罪使爲將者皆懷二心謂有急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率以承訓爲戒而欲畱賊以冀後福唐之事又去矣夫反寇非能抗朝廷也中君庸相自弛其柄以取大辱否則在朝之臣居權要者取貨於此輩以撓大謀蹤跡詭秘人莫能知史官無從記之不然何以計失而惑遂至此耶幽州屢逐其帥僧孺因而撫之謂後人所以得卽前人所以得也不費斧藏以市無用之士且可責其扞禦北狄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此策雖幸無事然大失朝廷之體宜司馬公極論其失以爲非綱紀四方之道而幽州逐帥之風亦不已也及觀李德裕處此則過僧孺遠矣德裕之言曰河朔命帥皆報下太速故反側者得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故其處分也陳行泰殺史元忠以

請朝廷遲之未報而行泰爲張絳所殺絳之請節亦久未報朝廷得張仲武而自除之詔下而絳已逐軍中亦定不復亂矣總之處難事者不宜急遽應之以緩自有善策陸贄所云安危存亡之幾宜審慎者正謂此也且宰相處事雖有妙用要必載義而行不可全觀時勢此中爲時勢所迫拼小趨便苟且偷安而已矣明世宗時大同之兵屢變頻戕大臣必朝廷處分緩急操縱間有失宜者恨不以德裕之事正之方討叛臣圖敵國而支郡來降固當受之然根本未拔其心終不定也吾之受之一切經理之費必不可少是自生一累矣況有不令之人飾虛言冒功賞以傾搖反覆於其間受之則後累無涯拒之則前功盡棄不如用苟吳不受叛人之義既可服敵人之心彼若果欲向化

亦不憂其旅拒矣此處茲事之定局也范延光討李彝超不受銀綏之降當時謂之得策周世宗時泉州請隸中朝世宗御之詔曰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蓋隔越之人以此嘗試朝廷非眞向化也且如谷永伊邪莫演之議亦未可知受之則納叛人受欺紿皆爲遠近所窺何後有類此者知所處矣尹源敘兵極論禁兵無用蓋驕而且逸驕則難令逸則難勞但可守京城張聲埶不可禦寇難致死力也宋以禁兵戍外故邊備最弱此必然之理欲善其制當使邊郡得自募兵而重郡將之任如曰跋扈可憂但使專一郡之事不得連數郡之埶則與古小侯無異未聞春秋小國敢抗王命也蘇氏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

有所私之士其說非也左氏傳曰世之治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公侯之於武夫止於貧其捍難不必私之以爲腹心爪牙唐末之亂皆由爲將者私其武夫多有養爲兒子者其勢既壯敢於抗天子命而所私之士亦矜其功亦襲其迹其人既莫能自安天下之亂亦無寧日然後知左氏之義長也重臣臨邊未必有益疆事而擾民則甚矣蕃官高則啜汁者衆用廣則徵調者煩所至未獲其利已受其害乃久開外閫利已盡而過亦多又思入居要地以杜讒慝之口史嵩之是也久居督府攬天下之利復還柄政肆監謗之虐展轉數番國勢益頹此從來重臣臨戎之覆轍也分兵進討乃諸將心力競爭之時誰能按兵不動爲他人張聲勢者若謹守節制論功之際掎角之勞未必與獲

禽同賞故彼此効力之念不約而同雖有詔書禁切不能止也曹彬岐溝之敗諸將違詔速進信有罪矣然太宗征遼之舉在廷之臣多言不可蓋彼此兵力相當安能一舉遂滅不能遂滅終有一敗不在此路則在彼路不在入境即在旋師雖先後不同其敗一也若獨歸罪爭功豈盡然乎且爲遼人計亦當並兵一路以取必勝一路既勝則他路之師不戰自退以主待客以合待分道固如此雲應飛狐之不守安知非遼人故縱之耶諸葛恪姜維連兵伐魏東西並舉魏人以堅壁不戰禦恪而並力倍道赴維維退而恪不獨留爾時兵力雖未必弱於吳也而恃吳之念太過謂魏師必不能西一旦破其所恃則不怯而怯也此即遼人取勝岐溝之謀也高祖既定天下與其臣論劉項得

失其臣以爲與天下同利之故高祖自謂能用三傑也以今觀之與天下同利自是雄略風塵之際實能收拾人心得其死力但以比諸能用三傑之說則此大而彼小也王陵等所見者小亟稱同利之公高祖所見者大獨舉用賢之效故天下後世皆以高祖爲名言矣讀史至此當知軍旅間所以結諸臣之心未必獨以能用三傑之故而四海既定不可不發明此義使萬世知所輕重蓋賞功與持論旣殊時矣小大輕重各著其義此高祖所以言太史所以載也然則從容持論於廟堂之上與勞來鼓舞於職任之日自是兩事焉可抑此隆彼以暢吾說也哉淮西與碑之事亦有說焉歸功天子宰相自是作文大款目所云持論廟堂者也銘功獵戾之境布告熊羆之士所尚者給乎事

用中乎機宜使君子小人皆知勸戒所謂勞來鼓舞者也不宜舉文章綜會施諸行陣間也且大厦既成非一木之才摧鋒陷陣爲力不細豈可盡略不論而曰非天子宰相莫能成功乎盡力戰與持論殊時爲文與勸功異事高帝以己之功歸諸其臣所以羣下皆服韓公以諸臣之功歸諸君相所以有曳碑之舉也然後世不廢其文者以其所見者大非曲士之言也救災恤患霸國之事也有世道之責者最不可溺於晏安故隣國有患皆當救之然相救之事亦難言矣凡兵戎者人民死生之大關天下之危機也此機常靜天下皆受其福此機一動天下由以不安是故賢君求所以靜其機者庸君所行常有以撼之使動禍亂一構因事造端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戰勝之後尚有乘其

儆而利之者說在乎韓盧東郭之喻也況乎國非見伐又無君臣勤王之義或以忿疾或以貨賂甚且爲匹夫興師不惟聖賢不爲卽管晏孫吳亦不爲也穀梁子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奈何以必死求於人故春秋書乞師皆譏奈何以必死應人之求故春秋書救者未嘗責以相迴也後世之論每恨六國不相救夫六國之君不用聖賢以圖王業僅思守境以耽晏安稍倔强者輒欲收卞莊之利其計不失於不救也彼孫權者乃用先主自救非救先主也赤壁之事若不懼爲劉表之續豈肯爲諸葛片言所動哉其後周瑜死魯肅代其任欲以抗操懼不克也又計爾時江表之力第可用諸淮南與張遼相持西陲苦無將適先主在彼遂以委之自權借備以荊數年之間濡須屢戰荊土

若無事者事在備也乃知權之借備實自爲爾三代而下不復有桓公救邢衛之事矣凡往救人者皆自私其利者也王猛退桓溫以圖燕李克用謀解圍於燕拓境於潞唐莊宗合我之交離彼之黨爲取天下計其意皆自爲也未有以美名易實禍如竇建德者也宋自南渡以後談經濟者非縮朒而多畏懼則憤激而鮮實效否則不免徑繕調發之艱功未造端而民聽已駭所以爾時之事無可爲者一時諸公只可講明道義畱帝王致治之法於不墜所謂聖賢之命脈猶在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如陽氣潛藏淵泉之下一以養萬物之根荄一以避盛冬之寒慄孔子作春秋亦是此義因思五代之時天下賢士聰明才力率無所用故并入釋氏一門宋有周程開其先朱子繼其後士

大夫有所依據免尋釋氏之路則有功於斯人大矣然其不得見用於世故別出而爲此者其爲勢所使則一也擊大奸者俟其動搖而擊之則易爲力俟其安靜而擊之則難爲功蓋奸人事悖必有自爲動搖之時賢知之士先事而爲之謀養其全力以俟其閒苟動搖矣亟起而蹴之鮮不克濟矣董卓移都之時最可掩擊皇甫嵩不能擊也李全敗於彭義斌之時趙范請以兵蹴之史彌遠不能蹴也彼其心存畏懼百慮俱廢不因此時亟圖如奉漏甕以沃焦釜遷轉卻顧不得已乃始號召於衆而圖之吾謀尚未集也奸人之胆先我而定則吾難爲力矣子家子曰日入慝作未可知也謂其動搖而復定也鄭莊公稔叔段之惡於前及其叛也窮追遠討使無所容穀梁以爲非親親之

義季友聞叔牙之言先事而酖之公羊以爲誅不避兄二說似乎相反乃君臣之義則然也人君制義者也可以議親而亟行法則爲傷恩穀梁所以非鄭莊也人臣奉法者也知有罪而不討則爲縱賊故以亟討爲義公羊所以義季友也乃知緩追逸賊親親之義爲人君言之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爲人臣言之也漢之諸王有聞樂之泣人臣執法而君不稍貸其過在君而不在臣六朝之君誅鋤同氣如取鯨鯢當時羣臣無爲田叔袁盎之事者其過亦在君而不在臣也張敞論霍氏怨望欲致其討而曰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雖其說近於權術不甚純粹於以肅朝廷而全恩禮謂之合乎春秋可也春秋書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疑者曰大夫有罪不以日卒此之

日卒則是無罪也無罪而殺之則宜閔之閔之則不沒其親君之母弟文宜書弟此不書弟是以義疏之也旣曰疏之宜去其公子不去公子是不欲疏也三者皆異乎常例何也曰此聖人變其常文以示衷也蓋誅不避兄君臣之義託以疾死死而立後兄弟之恩其用意也微處事也周聖人深曲其文以著其意而明古今之大義也人之觀賢也驟而稱之不若徐而味之驟而稱之者美其行也徐而味之者度其心也以此之心附彼之心知當時處事委曲以致其心又知所用之心常在天地之間也以後世之人不忍泛觀其心又知當日所用之心不在耳目之前也凡論賢者之事其隨聲可否者皆無益於我也其深思後得者則不獨爲彼也以吾心詳其曲折遂志而諦觀以吾身

肯其曲折躬衡而實踐則天下之善無不萃聚於身樂善之心無不暢遂於天下矣此爲學之法也凡開創之君與其臣談說故舊以爲笑樂爲之臣者亦以舊日之恩仰答上意此朝端之盛天下之慶也然所述之事所操之旨皆當出於戒懼而不矜喜道訣則君臣之歡可以不替若因緣際會輒自誇張又或小有憤邑卽生怨望皆人主所不堪也魏徵侍宴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所言未嘗不約我以禮此人臣侍君燕樂賡歌之準也民之逋負有二有窮乏之者有奸黠者朝廷蠲除之恩要皆奸黠受之窮乏之不及也不可不思所以齊之程子爲令有所蠲除前科獲免者後科必先期取足然後人不以逋爲利其事可法也賦稅國之大事也有司課責良急吏卒緣以

張威愚民毅饕飧勞吏常苦不給不可不思所以寬之种世衡爲令有所追呼不使執帖入村但榜諸寺門書其名字期以時日無敢不至者其事可法也詰盜賊者必使比閭族黨不時窮詰窮詰境內之奸使無所容則境外之盜莫敢相引而至所以有晉盜逃秦之效也尹翁歸爲治奸邪罪名縣縣皆有記藉盜賊發其比伍中輒召長吏告以奸黠主名用類推迹盜所過抵常如所言無有遺脫程子令晉城夜有殺人者吏叩門白程子曰吾常疑某村某人惡少之不革者也必此人也其事可法也爲有司者以所治徭役輕重與上官力爭上官不得見責也平丘之會子產抗論以爭職貢自日中至於昏然後見從其事可法也人心之貪起於銖兩之微浸淫不已則放而無極月令一

歲中再正度量衡石斗甬權槪所以儆貪也其義可法也
治大都者利用嚴峻治小邑者利有寬舍蓋都邑之地奸
人猾胥所族處也敢於玩法是以不可不嚴所謂馭黠馬
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也僻壤小邑鬬吏而
走且避之見官長而色戰若有司過嚴徒假鄉部猾民之
利器爾故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猶有客道晉之上九
是也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故居官之日常苦不暇大
學所以貴豫也天下權埶所在趨走者衆除其所忌致其
所欲有潛爲之地者故所好之人卽不明示遷陟而左右
道談坐致飛騰者有矣所惡之人不必操戈斥逐而食客
探旨下僚承意代爲禨服代爲剌邪者有矣趙客欲殺翟
章所致禍者不在章也宋人進奏院一案所擊去者蘇舜

欽而意不在舜欽也禍福有相及者非意想所能測也韓信見廢之後倨傲之事當不止於觖望生與噲等爲伍稍知畏禍者必不爲此言以觖望爲心而以倨傲爲行所以倨傲之事不能掩覆必鬬於人主矣桓温問術士以國祚脩短其人以恐懼而泄其言息夫躬祈福鬼神禳禍私室而詛祝之獄興楊炎賣私第爲官廨奸人譖之以爲貴估其宅賤入其幣又買地京師而飛語中以竊據王氣蓋位愈高則謗愈重非百口所能辯也其事皆當戒也倉卒避患必愼所投富人不可投也貴人不可投也彼各有慮患之心不爲人用也名高天下尤不可輕入危地蘇氏土偶木偶之喻宜知戒焉有直節者不當立無妄之世友無妄之人王生與蓋寬饒書宜書紳焉漢文帝時新垣平言河

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疑周鼎當出其間其說近妄其後武帝果於汾陰得鼎垣平之言未嘗妄也但方士鮮有令終不問術之驗否人主信之恐爲遠近所窺大臣信之亦慫其人之招搖故方技之書君子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存其說而不必垂其訓蓋以吉凶禍福天之降命者遠人之自取者近君子以近者觀之即於其近者防之不求諸遠也

繹志卷十八終

繹志卷十九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大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自敘篇第六十一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爲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爲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爲形各自爲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窮不致是以患其易昧聖賢爲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

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覩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横異端充塞之時眞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

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
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
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
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眞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
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
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眞者是以言道言性
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
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
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
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
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
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

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顧學私淑之意淺淡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鷙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遊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辟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淡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

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覩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敎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

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即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襃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思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

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即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即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謀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防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

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備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聞見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淡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

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假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為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為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遒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

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褒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置此篇章論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澀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歆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疚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

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子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父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侁達絶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歳稔魚菽美天寒緇布溫立德絶名象內行冠丘樊笙歌逆介僎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埶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淸眞遺榮及未艾肥遯絶風塵苜蓿西官舍絇蕭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嶷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愼再覩太丘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晩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峰

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脩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稀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壽鐘鼓既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僂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絶璫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璫立祠興都之祠鴟吻與泰禋殿埒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眥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燄過諸

方熾舉世蒙醆一方嚼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

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椹質伏鑕莫

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

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苐以請劍

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

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

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瘖痳

不如覩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

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

乎傳栒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

諸簡冊然遺意俱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無

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

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戱褒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
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
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
明語近而用遠鉤鈲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
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溫恭而有恪歸諸裨益於世
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所學是以我爲政也有
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
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禮所云
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
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髫皃下逮
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
陽侯莫禦慴彼盍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

救失辟囂遠譽繹志學第一

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終古弗竟升必自卑愚可

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共貫同風

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輈辯言亂政閑先

在茲邪慝奔逆繹明道第二

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闇然

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厦惟基

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徽纏俗情

蝟起善端茅塞繹立德第三

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

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其証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

豢其臂脛迷方失歸臨岐忘徑繹養心第四

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脩克邁
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間
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眞崩若隤坻崇猶累塵行汙
其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繹脩身第五

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
則邪畸行絕俗辯言驚坐嶽嶽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
身離坎坷白圭常復淡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力矯情武無
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繹言行第六

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
任計柔固多慾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
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繹成務第七

義路高閎利門匡隙仁如攸穆鷙甚舐啖理欲在躬互爲

盜歟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胥壬孔鄹
偭側鋭剡大惑有三冥昧魑黠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
厥初徙悲絲染繹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
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
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兢將不已六箴
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晨繹聖王第九
帝入四學在昔合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
更闢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
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繹庠
學第十
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湙造車合軌不膠者卓復質

成時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蹈人砥繹至治第十一

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具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繹治本第十二

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舉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賢第十三

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

惟雅寘諸薈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弘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

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入風經緯三光耇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賡颺不疑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貿與爲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

駿民敵后自古有作釆矚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拔草簪橐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飾簠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肴常思治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繹名臣第十六

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諡乃

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戇不避艱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
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愼簡侍從日引七爭參聞三事心儀
繩木義比朶對緯諫諍第十七
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旣崇金石
加賜豈無穆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
降爲皂隸漢光遺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
匹休異之伐閱緯功載第十八
妙簡綱鑒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惆惻無章學以資治行必
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
燕好承儐君子爲心弗謇弗康盈其孚衎率彼周行誰嗣
之歌可比昔棠緯吏治第十九
澤宮既盛髦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

覼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授業重以敦敘經術甲胄治政干楯秝爾白駒乘我畫軫始于俊造終焉師尹繹選舉第二十

邪佞讒斯正直虎咥物性既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流犇云蔑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讐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泄鑒在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

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豈翳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訣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為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席危甚轆轤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

三德瑚璉五典粱梱蚩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

克勵風敦俗澡濊性啟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胄執經悵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詒名存實亾是謂陵替繹敎化第二十三

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胥井進旅狃傺暴齒敲骨出砠水濱誰噓朽壞功歸大均繹愛養第二十四

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詐臣似智掊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爚雁鴻井里蕭條不盈甃甕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譸盜政酷興戎繹租庸第二十五

九府圜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畬我

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塵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
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敫然取彼計臣投畀鷹鸇繹雄
賦第二十六
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谿不已分醲
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瀾徐防厥兩涯
事逸人紓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遠壞疏咫尺
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川第二十七
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共覩昔在皋蘇敬慎
稽古胏石無寃甘棠可拊國害四蠹家藏二融黠吏弄法
莫予敢侮勞格盈前轉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塡牢戶繹敕
法第二十八
列戟爲牆坐甲當閤高墉濬壑溪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

於垣子文禨篚公儀葬園壁不綈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瘨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壓昏枹鼓不息亾精悴魂隨會爲政晉偷自棄繹治盜第二十九

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兹精禋協諸幽贊賓我思成亦曰萃渙七筵排楹二畤抗觀山川晷緯股肱爻象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爟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祀無福煩黷斯亂繹三禮第三十

方伯進帥卒乘丘甸并中嶽宗覲后行殿內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咄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壇墠五官舉時二賓弍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黄啚緯秦漢封禪疏犄轎誣比諸誕諺繹古制第三十一

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

遠貊城郢浚洙皐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
烝嘗薦腊范規千里瞠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
弛禁兼聞罷役釋建置第三十二
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瞰倒景匪躡
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世業聖王與能晛祲千里
望氣百層法星夜徙形雲晝凝紀遂或乖靡人弗勝釋祲
祥第三十三
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衈災含逆取順因壘舞干血不
漸刃末季隹兵祟詐棄信川谷量屍陵岑積殣三世爲將
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愼不忘省躬剟敵觀釁偃革
建櫜苞藥潛震集泮懷音受壁焚櫬繹兵略第三十四
國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

交捽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
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櫃遲屑越繹軍政第三十五
井甸既邈府衛最精繩敝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
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
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
餉饁糗糒充盜飛輓無艱鷙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

繹武備第三十六

維師尚父繆權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
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它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
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鉞從漢繹位謀周草昧
啟疆邊陲扞掫錄其膚功以昌壯猷繹名將第三十七
帝王代起明聖宜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櫺慶增祚永澤逮

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
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狠族殲夷膏斧脅腰班識
皇運翊融違覊縲興亾第三十八
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
陛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椎散爲片錦
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勤勿愒習熟乃心優游是戾繹凡
事第三十九
民生在三事之惟一 比於君父天所陰騭如彼晦夜照以
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殽率冶師鑄金
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术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
教第四十
澤麗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議等金堅情掖

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開曠夷險可嘉菀枯無妄淡以久成
造道相忘伐木斁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五交
三釁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一
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
僵倔聲其廉恥矜其闇昧好我者褒威我者靦順事恕施
有鞠無剿相如拒秦遇煩則屈臧孫哭孟疢疾是祓狎虎
放麑禍福熛欻繹人道第四十二
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
跡退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
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瞋舌咕乃谷乃莨乃舍其車樞眞
處璞杳冥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
利可幅也亦曰倚刀鵜雛芳潔駑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

曰逃治古道謏衰末風饕倫常蔑棄禮誼弁髦上下交征
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大牢文錦旣厭等諸縕袍踰憲
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
爲盈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詬
含垢譬彼輕鰍何懼罾罟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
倒戈貿首坐中銷骨車上撥肘虹貫燕圖笲磨代斗咄爾
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惟毋百年已分保兹貴者
繹愼動第四十五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敎始鄉閭政成閭閾一簋有時三爵
温克仰正冠緌俯端履繶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
陋兹悃愊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
文明庸行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

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頹齡情存騎犢望絕嚚跰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棠棣羽翼鶺鴒淮南之歌君子兆聽繹父兄第四十七

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迨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煢共育惸𡟸鄉遣榮樂無獨凡厥鄉士下逮黨黨取庇纍葛無私秖積周道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

家人之義內閑外齊睹厥刑于豈在纓笄各有膚包歸妹非封耽若絫甚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谿數瞞閹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儆中閨繹夫婦第四十九

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慤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
壞壟霜露悽愴棖柵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嗾自然之感
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偬舍我水木徼福懷寵苦懸
蔥嶺象人作倆誰使正之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十
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取具治生非累既飽
則飫饘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
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繹奉身第五十一
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淸勿使衆鏑共射
一瑚勿使衆瓢共酌一器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
焉問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
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
匡今人事備矣天騭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

覺悟人禽蛘蠓夏屋仰止高岑辯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衎衎愔愔敦崇六藝翼彼儒林

繹經學第五十三

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固而覈尚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料衆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濺宣舉南董遠追佚僭居巢之編是謂箴砭

繹史學第五十四

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微析辯詭說塗分用遊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戚巫鼓心搖鉥衣售僞棄眞直堪累獄

繹著述第五十五

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邑鼎贊爲味通達國體心存

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愔心虛車共喟繹文章第五十六

道惟一是並立則詩博採衆義詠逵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繹雜說第五十七

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惟武庫亦云補衮失類亾羊得均飲飀繹兼採第五十八

孔稱焉廋孟曰尚論匪鑒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瞽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

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繹尚論第五十九
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
羣疑閒閒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
旁皇離岐我則粲然從容指撝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
徵第六十
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眞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愼獨郄嚴
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濤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
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敎纓肯美從王嘉禦寇
正班爵師長幼褒好會平怨搆篤親懿周邇近理性情參
物侯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
基任崇構療調饑峙脯糗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耆舊
探理窟搴情竇偕斯人躋仁壽繹自敘第六十一

繹志卷十九終